

澗園文集卷之四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采諧孟甫評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絃秉三甫

訂

談史

人主暴如孫皓而以陸凱宿望特優容之人臣
立朝不可不養人望如此自古衰職有闕盈廷
結舌應獨咎夫一二重望者

魏之憂在內，蜀與吳皆憂在外，無內憂，吳主不下桀紂，而國不即亾，則疆場有人。陸遜抗父子是也。

薛諧孟評 可以識上下大局

李熹劾山濤，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君實以爲刑賞兩失之，不知却是兩得。

羊祜與陸抗常通問遺，吳主以詰抗，而晉未嘗疑祜，祜又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衍戎二王多毀之，而議不及此，亦祜之自不受淄也。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夾河建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竟成之，文人喜作難事也。

晉武立皇后楊氏，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廟。異日臣得免禍，帝許之，而珧卒不免禍也。吳主以張儼爲司直中郎，其父上表曰：若用儼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後儼事發，父子皆車裂。

知禍不避空言無益也。

杜預爲度支尚書救荒有目下日給之益有明年之益有數年以後之益如此暇裕惟多聞識人乃能爲此。

晉旣平吳王濬王渾爭功濬自以功大爲渾父子所挫不得志范通責濬不善居功是也雖然果有功矣鮮有能讓者濬自言其福不能遣諸胸中能降百萬之師不能降伏其心洵難言也識者處此惟有先不居功乃爲蚤見耳伐吳之議自羊祜始帝欲祜臥護諸將祜辭

際臣不敢居唐彬爲濬先驅所皆至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詐稱疾不行予嘗謂讓功必先讓事讓名必先讓實于祜與彬見之矣羊祜不結中朝權貴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祜與預無優劣預自信聲望不逮祜不得不爲此可與權也。

薛諧孟評

大將在外不得不爾

賈后

惠帝后

既誅楊駿

太后

議廢太后為庶人張

華議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卒廢為庶人華豈所謂言孫者與不能直又不能默亦足哀也賈后既誅太后父復誅太后母麗麗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請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當時無一人力諍此事者其它小小不可事便人人直諫

惠帝太子于宮中為市使人屠酈其母本屠家女故太子好之自古宮傳推晉代為備太子幼有令名而長而廢學所為如此大約宮傳皆具文爾

劉殷幼孤貧養尊祖母以孝聞人生有曾祖母可養而不孝非人也王裒之哀近情也近情非難事也以哀故傳也陳紀之哀過情也過情未為賢也以紀故傳也人不可以不為孝子而非其人不傳也孝子亦無所須傳也

劉秉三評

至情之言

齊王冏疑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欲殺之成都
 王頴為辯理得免死機兄弟感恩于頴矣時趙
 王倫伏誅冏專政冏伏誅頴又專政驕奢甚于
 冏機兄弟便當同虛志力諫則所以報知己耳
 乃與謀不軌身為亂賊之黨卒為亂賊所疑而
 殺其身不亦悖乎機亦思頴為何人可恃為知
 己頴起兵討長沙王乂者何事可攘臂作前鋒
 機自殺耳于頴何與

薛諧孟評

每評阿附權

貴者自命為功名

之士祇自隙功而敗名耳安得有功名

陸機陸雲孫拯

機之友

費慈宰意

二人拯門人

處死生

之際皆可觀而大節既差舉無足存自古文人
 無行未有若晉代之多而甚者則尚口之過秀
 而不實也

兄終弟及常事也晉始名太弟豫立之則奇事
 矣惠帝太弟熾為懷帝每宴會輒論衆務考經
 籍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閱此信知

人之難而知人主尤不易也。

陳頽遺王導書以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中興大業乃在一二循吏耶封建以前天下大勢在諸侯則郡縣以後大執應在守令亦有旨也。

劉曜陷長安吉朗自殺無何麴允自殺索綝請降于曜劉聰以爲不忠斬于市麴允索綝作事相等臨死乃分霄壤死生果未易也三人同時死而先者最上稍遲次之又稍遲乃爲大不肖此一二日生何足愛而人品懸絕乃爾

薛諧蓋評

此可以定甲申三月之案

周訪知王敦不臣私常切齒由是敦所忌者訪與祖逖也訪卒逖亦繼卒而敦乃無所憚不知溫嶠郗鑒諸人已足辨此天生才以應變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姦雄不能窺人國之淺深也

郭璞知敦必亂已預其禍甚憂之乃知禍不避是不善全生也生或不可全也厥後旣知命盡

今日日中矣。罵賊可也。而孫言就斬。又有其不善處死耶。

陶侃在晉。其大節足重。其大才足用。而史尤服其細。以爲綜理微密。侃處晉頽俗。矯清譚廢弛之弊。其用心實然與。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亮用心極是。而下手輒錯。不聽人言。臨敗而走。顧以後事委鍾雅。禍自已作。更委它人乎。峻既伏誅。亮泥首謝罪。上疏自陳。優詔不許。又欲遁逃。山海詔有司錄奪舟船。乃求外鎮自效。若待他人發之。則亮罪無辭。一一自家說出。便使古今氣平。亮善居過也。

亮請討郭默。詔與陶侃同討。默既伏誅。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亮平生大誣。在處蘇峻一事。後却有可觀。視阮孚以亮年少爲憂。宜其過。然後改也。予嘗謂亮有過已後。著著皆善。以視古今有功已後。著著皆錯者。何如哉。厥後鎮武昌。失邾城。復上表陳謝自貶。則亮之居過。乃以寢

衆議而自脫也。動輒云誣，誣豈可數乎。

亮與溫嶠書曰：吾憂西隣，過于歷陽，防陶侃也。亮誠異矣，惟過疑侃，故事敗之後，畏侃已甚。嶠令亮詣侃，引咎，嶠善處兩人之間矣。嶠君子人也，使小人處此，則西隣語聞于侃矣。

趙主勒將營新宮，續咸苦諫，怒欲斬之。徐光一言而勒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難在欲斬而忽賞。又難在新宮終當營之，而言自可賞，然爲進言者計，可以無絹稻之賞，罷營新宮可也。

成王李雄病瘡，太子班親爲吮膿，雄死，班盡喪禮。班弟越因班夜哭，弒于嬪宮。春秋見人失禮，輒斷其必死。如成太子班竟死于禮，古今賞刑失宜，卽天道亦然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累下，終不受。一日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免爲庶人。當時累議北伐，謨累以爲不可，其生平學問，惟持重有所不爲耳。不善料成，善料敗，不見利，但見害，以此守身，亦以此謀國，不大得，亦不大失。

殷浩答桓溫書不知如何狼狽以空函不傳于世幸矣幸矣窮鬼下手獨何詐與

秦王苻生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諫諍之士接踵而死可以爲難矣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然未有棄爵他適者可見其次辟地果足爲賢此等寧死不去也

王述始貪終廉爲其既富也始褊急終乃寬柔爲其既躋重位也

桓溫過王敦墓云可見可見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四聖祠此輩亦有衣鉢也王雱稱衛鞅爲豪傑之士亦此類也

薛諧孟評

溫猶有譏氣

晉時經營燕秦僅一桓溫差強人意而用心莫測朝廷不樂其成功奸人在內大將不能立功于外者岳武穆也奸人在外朝廷亦不令之立功者桓溫之枋頭也均晉與宋所遇之不幸也郗超說桓溫爲伊霍以立威權溫以帝奔素謹

無過而床第易誣乃播浮言于民間遂諷褚太后廢帝奕爲海西公立簡文帝百官集議朝堂莫有識其故典者震慄不知所爲王彪之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于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朝廷以此服之彪之爲亂賊成謀而得大名晉朝不已傷乎如彪之父彬不畏死以責王敦乃爲可服耳時溫欲廢武陵王晞彪之以爲未有顯罪廢諸王必待顯罪乃遂以床第之誣廢天子可乎彪之讀霍光傳亦曾細數昌邑王行事海西公齊等乎何其明于小而暗于大也

薛諧孟評 海西公不如簡文此舉未爲誤也

簡文帝不豫召桓溫入朝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立昌明爲皇太子遺詔溫依周公攝政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所毀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

日帝崩羣臣未敢立嗣曰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太子卽位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政事事已施行彪之封還詔書事遂不行彪之何曠曠海西公而不撓于孝武之初或者事有可爲有不可爲與

薛諸孟評

先後皆見彪之風采

桓溫弟冲代任盡忠王室謝安欲請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臨朝今上年山十歲豈得令從嫂臨朝僕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裁決彪之所持者大體安所酌者時宜和而不同矣

孝武初詔求文武良將鎮禦北方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郊超嘆服之超從玄屐履間極細處知其可以大任古人觀人于微如此時超以其父情位遇下于安常憤邑形于辭色而虛衷服善若此晉朝和而不同先得宋代元祐慶曆之美

矣苻堅九十七萬之師如晉何哉

郗超黨于桓氏父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待情哀婉時呈之皆與桓溫往反密計也情遂不復哭超此書何故存藁豈豫知死日耶却以不忠爲孝所謂養口體者與

謝安以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何鄙甚也王彪之止之彪之卒始作新宮五月而成亦自簡畧

秦工堅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彤以武臣授教于書生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乃止彤言未可廢也假使徑以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爲將可與天下事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一人也所以有軍師有謀主

周虓始終爲晉不屈于秦屢謀反而秦王堅義之不加誅堅毋得反者輒宥之故其臣狙于爲逆王猛專以嚴而堅專以寬猛在堅不妨寬猛死堅乃以寬敗矣但觀慕容垂終始猛之百計

殺之未爲過也。

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禍來逼人，可畏如此。禍患之來，有乘人之懈者，有鼓人以銳者。薛諧孟評：真是八十萬人命盡耳。晉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此等且難作人，何況天子？太平且難，何況未造身？弑國，亾宜也。聰慧如武帝，亦復不免，何哉？

會稽王道子有疾，沉醉，世子元顯諷朝廷以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之，怒無如之，何久之？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馬填轅，東第門可張羅。蔡京、蔡攸父子權勢相軋，此先得之矣。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上諸郡免奴爲客，移置京師，充兵。東土騷動，孫恩遂爲亂。自安帝卽位，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盜賊蠭起矣。

晉有奴戶客戶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也客戶者公卿以下以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爲之會稽王世子發東郡免奴爲客入京師充兵而孫恩始亂

周禮三歲大比遂大夫興阡舉其地治者此舉力田之始也三登曰太平綱目書大有年者六漢唐宋之季皆屢凶年

八家私田各百畝中公田止八十畝其二十畝爲廬舍九分取一而縮二十畝故曰十一

秦始聽民得自買賣田董仲舒議限民田北魏始均田唐有口分有永業賈似道行限田之制官民田逾限者抽三之一爲公田似道以已田浙西萬畝爲倡得公田三百五十萬畝爰有官佃有莊官而天下耗憊大約官田賣之民則勒令買買之民則勒令賣官與民交易未有不病者也

朱熹社倉不異青苗而民獲利者青苗取錢社倉取穀青苗在官社倉在民青苗在天下社倉

海國文集 卷之四
在一邑。理宗時社倉亦弊。官無本可給。而民困積欠。熹門人黃震黃榦。別買田六百畝。代其息。做義倉法。非凶年不貸。貸不取息矣。吳世忠論積貯。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予謂漢常平。隋義倉。韓琦廣惠倉。朱熹社倉。亦如安石青苗。皆以利民者害民。乃知因民所利之美。而分人以財。博施濟衆之無當也。

薛諧孟評

社倉法直是民間米會耳。得其

人實實有濟

漢宣時虜入雲中。代郡上恐邊郡守令有老病不任兵馬者。亟召丙吉問之。後此每州郡寇發。急易守令。近世但責以徒死。亦獨不爲失地惜耶。

進賢受賞。順帝詔舉武猛。大長秋良賀獨以無所薦受賞。是時宦官競賣恩私。而賀獨以清儉退厚自守。

臨敵易軍。臨軍易將。兵家所忌。馬賢討西羌。又忌在不易。時馬融皇甫規逆知必敗。皆身自任。

事順帝皆不用何哉。頃熹廟諸臣，嗷嗷攻熊經，畧誰見有一人自承受者。國家遇有人言某人債某事，卽應以斯事責斯人。庶朝廷安靜，臣子得以立功。漢末尚不乏人，其臣果于自任，而人主尚持重，乃爾今日皆迫令從事，安得不敗。

薛諧孟評

攻熊經畧不妨效上殿爭，但諸

人自爲王化，貞游說與魏崔剪，忌安得不

敗

東漢之初，調京衛以征四方，其末也。召邊兵除

閹宦相反，實相因也。必至之勢也。

防患而患不必免。東漢之京師衛兵重，內輕外也。未有不防患而免于患者。晉之悉去州郡兵，至盜賊羣起，不能制也。

事有賢于古人，乃不逮古者。太王傳國于季歷，受而不辭。唐高祖初以世民爲太子，固辭不受。有用心不同，而同其事。同其失者。獻公欲易世子申生，使伐東山。高祖欲固太子建成，使擊劉黑闥。漢高欲易太子，以戚夫人故。唐高不易太

子亦以諸妃嬪故

董仲舒白舉孝廉二十萬人而拔一人天下僅百數總計戶口算也是刻是濫

成周泉府之法其封以內上下如家人緩急可通後世天下濶遠古法盡廢而獨行均輸青苗所以病耳人人不爲古人一人尚可以爲古人事事不如古則一事難以復古

薛諧孟評 是是

濬畝澮汜川以達帝畿無須漕運矣納程納結以此

自古方術談天下禍福不爽而卒鮮善終東漢傳十數人皆壽終觀北郭先生廖扶以父死于法憚爲吏不應辟召朝廷就問災異無所對善自全矣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正爲此等發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則盛世事

折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曰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盡散以施人世衰可憂獨在富人子有衣裳子有車馬正哀此富

人也、苛矣、富人但得其一說、

樊英嘗有疾、妻遣婢問英下床荅拜、此與營蕩妻長而夫拜之、何以異、順帝備禮徵英、稱病不起、強輿入殿、不以禮屈、恭與慢、何懸絕、與當時如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竟無它異、殊無謂也、黃瓊死、名士會葬者六萬餘人、王莽大誥宗室賢儁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天下豈有六萬名士九萬賢者之理、宗室四百尤可嘆也、

薛方逢萌、聘而不至、嚴光用黨王霸、至而不屈、

同爲高士、以視殺身竄跡者、分量較大、舉止亦

陰就以外戚劫致、非丹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

去之、更致盛饌、乃食、高士相對、皆簡畧、此處却

又責備、就左右進輦、丹笑以桀駕人車、就乃去、

輦戲譁而虐矣、當時諸王侯安往不得富貴、而

羅此輩以自辱、是亦不可已乎、

戴良母喜驢鳴、學以娛母、母卒、兄伯鸞居廬、啜

粥、非禮不行、良飲酒食肉、哀至乃哭、俱有毀容、

漢末已有晉人風旨矣、良五女隨便許嫁、踈棠

布被竹筥木屐遣之五女皆有隱者之風汾陽七婿皆貴良五女皆隱均樂事也趙韓王二女皆爲尼何也

姜詩母嗜魚鱸不能獨食詩妻龐氏力作供鱸每呼隣母共之妻爲孝婦母亦不俗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日出雙鯉以供二母之膳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且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近日赤眉不畏鬼神何知孝子後舉孝廉顯宗語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乃皆拜郎中

東夷有賦于方黃白赤玄風陽九種論語所稱九夷也有君子國其人不死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天性柔順易以道御安知君子居之不如是解

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追之兵馬掾嚴授力諫戰敗衆悉走授力戰死授惟自信必死敵故力諫它人有走可作退步何妨默默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笑之今日故舊尚

有古道

唐虞之祚不逮秦隋。三代之幅員不逮漢唐。論人國盛衰者。無在大小。與延促也。

外戚之患。宦官之患。皆緣于女主。宋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而皆無其患。且其待外戚甚厚。其處宦官甚濶。跡以視前代。終日防之。終日爲患者。何如哉。徽欽非有女主。而宦官爲患矣。

唐之兵三變。府兵也。曠騎也。禁軍也。府兵始自

西魏。後周備于隋。而唐因之。天下十道置府六

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居重馭輕。以有

前知焉。其制無事則耕于野。其番上者宿于京

師。有事則命將。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久乃漸廢。張說

始募士宿衛。號曰曠騎。時開元十一年也。此古

今貧民爲兵之始也。天寶後曠騎又廢。祿山反。

皆不能受甲矣。爰是方鎮強而京師弱。乃特重

禁軍。禁軍卽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北衙天

子禁軍也。自唐初迄玄宗。皆用功臣子弟。及良

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隸軍。代宗幸陝，魚朝恩以神策迎，遂收為天子禁軍。德宗幸梁，神策兵以定難，恕死罪，內統于中人，稟賜倍贏，冒濫至十五萬。以禁衛假宦官以死罪，貫兵將則亦何所不至。爰是方鎮不軌，始自河朔三鎮，終以梁晉禁軍不足以制藩鎮，適以動藩鎮之兵也。終唐代為患者宦官領神策兵也。昭宗誅宦官，廢神策，除兩大病也。軍歸宰相，良藥也。病則除藥，則良而人已不可起矣。噫。

劉秉三評

亦有川藥大驟一而一病除一病

復生者

自武后用酷吏，獄始繁。大理獄至，鳥雀不棲。玄宗二十年，刑幾錯，乃有雀巢其庭樹。李林甫用事，復起大獄。史稱玄宗喜邊功，國用耗，盜賊起而獄訟繁。獄之繁，推原于邊功。此平準所以有繡衣直指也。

三代後，國家制度一切仍秦。秦叔孫通賈誼董仲舒劉向，概無成。新莽欲成之，非其質矣。至唐太

宗始有貞觀禮高宗增爲顯慶禮玄宗定爲開元禮皆爲唐禮冠若衣凡千餘年用其制者十之七八亦大有功于世。

唐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參議得失參知政事諸類皆宰相職也因李靖有疾有平章之名因李勣有同三品之名謂同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也勣以太子詹事同此開元後常以領他職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學則爲

大學士理財則爲監鐵轉運使甚則爲延資庫使至于國史太清宮之類。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皆備宴見太宗召名儒草制乾封後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又置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詔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其弘文集賢學

士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其
尊重文學之士至矣國朝宰相于翰林院到任
本此意也

宋以前注疏皆章句耳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
十餘萬言可笑也

自漢以來史官分列藝文爲六藝九種七畧至
唐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藏書最盛于開元其
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之學者自
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古聖

人之言不盡傳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有幸有
不幸也

黃巢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假使得第又作何
等盜也

宋代民變皆在蜀皆張詠安輯之詠初治益州
以嚴後復治益州知民信已乃以寬因時也子
產猛子太叔因之以寬王導寬庾亮繼以嚴審
已也

歐陽修論禦賊謂兩府無備直待州縣破方換

官不知當時所換何等。頃仕路有智畧者，輒選調安富地。其猥瑣限于資格者，乃授以殘破郡邑。安得不亡。

元末賊起，皆招降，且授以官。爲賊者，事成爲王；爲霸不成，亦不失爲守令。爰是蜂起矣。然不自元始也。宋人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

唐史大謬者，僞周篡唐，敬業舉義，而以反名。魏元忠不能爲灌嬰，并不能爲隗囂，殊失其正也。

在公者無一高起王陵，又無平勃而狄婁等。周旋亂賊，古今以大臣稱何哉。王求禮請闔懷義，可謂諷諫，然無問貞與淫，其爲亂賊一也。亂賊不討，而規責亂賊以小善小惡，是謂不知務矣。僅一武攸緒，不失其正耳。假使舉朝行遁如攸緒，武曌其能一朝居乎。而詞人如陳杜沈宋等輩，咸以知遇得意，以至工部詩中爲厥祖曲護。遂至今無人正唐史之謬也。噫。

駱丞殺姊屠兄，弑君鳩母八字，亦失輕重。須以

弒君窺竊神器聲罪而餘但黜綴爾引用朱虛侯可也霍子孟可乎

中宗復位難誅其母五王若別立太宗子孫廢中宗誅武后唐祚更安持義尤正或曰武后無足異也女皇氏非歟曰唐臣事周可歟

婁公狄公姚張郭李皆君子也不和不同李林甫楊國忠皆小人也。和不同國忠之傾林甫也。元載之誅魚朝恩也。以小人攻小人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也。亦猶安史以賊殺賊以亂止亂也。

亂也

薛諸孟評

氣運日下盜賊大逆材力皆不

逮古人豈惟朝士

黃巢入長安僖宗先出走矣城中何以尚有宰相官吏宗室也。或爲輜重所羈或恃降賊爲活也。巢盡殺之快事也。官軍入長安巢走既見官軍掠金帛妓妾行次不整仍還襲殺之復據長安古今官軍何符節歟

唐高祖稱臣于突厥石敬瑭父事契丹未知庸

蜀羌髻微盧彭濮何等稱謂也戰香積誅朝義
禦吐蕃皆藉外師鄴侯佐命亦請結回紇大食
雲南天竺諸國漢以末治本也召諸州牧除宦
官是也唐以外治內也宋則本治而末自亂內
治而外自亂也本與內未必治也

陳斗翔評一語語有斟酌

仁宗爲富鄭公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
爲者假使介甫子瞻得此惟所欲爲矣弼處之
穆如也過人遠矣

弼之北聘也初以開懷與語感悅北來使者遂
盡得情實終以開懷動其主所謂言忠信斯可
行者何其不誣歟

朱全忠弑昭宗投清流于黃河矣徵司空圖何
爲圖出山就徵又何爲靖康時召處士尹焞何
爲焞至京師又何爲慶元初傍于朝堂學者不
必自相標榜學者標榜何預朝堂事又何暇及
此

神宗惟恐不用兵欽宗惟恐用兵兩失之矣人

主自失之也。高宗不應議和，檜却主和，寧宗不應恢復，侂胄議恢復，亦兩失之。失在小人也。天生小人，以害君子，債天下事也。

田承嗣爲安史立四聖祠，侂胄追奪檜爵謚，何也？侂胄之追奪檜爵謚也，史彌遠之誅侂胄也，亦猶王淮之劾朱熹也。侂胄旣誅，乃復檜爵謚，夢之中又占夢也。

臨安火五六書矣，廟省玉牒無存，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全。彌遠府與靈光殿有以異乎？天可問。

乎

淳祐元年，加周程張朱封爵，從祀孔廟，罷王安石從祀，論至是始定矣。論則定而國已亡也。噫！端宗航海時，陳宜中與陸秀夫議論不合，諷言官劾罷之。海上尚有言官，尚作如此搬弄。厓山覆舟時，特封伯夷叔齊，何也？宋亡三年而信公始見殺，十年而疊山始自死，從容就義，爲夷齊易爲文謝難。

漢同項滅秦，然後滅項，唐亦尊大李密以定京

師。洪武先除士誠友諒。乃議北伐矣。北征之師甫發而議禮考文。延儒者祀先師。立太子。修女誠。編存心錄。一如定鼎後。國家閒暇時事矣。禹在位十年。湯十三年。武王七年。漢高十二年。唐高九年。宋藝祖十六年。洪武三十一年。漢唐宋明四代太宗皆二十二年。天子正統。若符節然。

古今著書之多者。無過梁武帝。近二千卷。儒生未逮也。况人主乎。簡文帝八百六十餘卷。元帝繹五百餘卷。魏圍繹城。將陷。繹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梁四帝皆著書。皆不傳。而昭明太子之書。獨傳。著書非人主事。人主著書亦不傳。匪但有損。亦無益。

宋常朝。則文武分左右。大朝會。則左右合班。以進。武臣以經義詩賦求試。換文資。文臣有材畧。臨邊制閫者。換右職。總戎事。名爲兩得。實兩失也。

萬曆之末。言官羣詆人主。事事與人主相左。甚

至墨吏乾沒者概無問而奪及上供之額崇禎
末年禮下庶人刑上大夫衆相傾詆而莫敢一
言犯人主之顏柔茹剛吐想當然爾三百年來
以直諫著者皆它曹非諫垣也而垣日以重非
善營者弗獲天下豈有營求以犯人主之顏者
哉古明王皆以直諫遷官頃乃遷官以求直諫
其可得乎噫

劉秉三評

諫垣中自有楊大洪吳則公熊

魚山輩何地無賢

韓魏公不分別君子小人而斥安石進歐陽修
敬禮富弼范文正不居道學而授張載以中庸
授狄青以內傳二公隱者也

陳斗翔評

評得奇

夏商之亡以暴主周漢唐宋之亡皆庸主也夏
商以庸主亂以暴主亡周漢唐宋以暴主亂以
庸主亡庸不可繼以暴暴不可繼以庸也
新莽之姦足以愚天下天下咸以爲伊周非莽
之姦足以愚天下也天下羣與爲姦也但看真

正伊周曾有幾十萬人上書。否或曰天下安得有幾十萬姦人。曰黃巾赤眉不崇朝百萬矣。楊龜山赴蔡京之召。受知非其人也。胡文定薦舉秦檜。所知非其人也。檜惡未萌。京罪既著。且失身大于失人。龜山之失。浮于文定。

薛諧孟評

然然然

論帝王之興。征誅爲正論。生民之利。禪讓爲福。五代五十二年。五革命而吏無失官。民無失業。禪讓故也。革命一如世及也。

安定胡氏以是爲馮道有力焉。近日李贊長許馮道本于安定。其妄議溫嶠原于南軒。贊破除道學。非刺宋儒而竊取其議。其亦狂而不直也歟。

開元之盛。四郊未靖。无妄之疾也。小人以邊功開釁。百病俱發矣。勿藥有喜者。藥之爲憂矣。雖然。憂在內而外及之者。憂不在外也。憂在外而內及之者。憂原在內也。

高宗立武后。李世勣成之也。其後敬業舉兵不

克滅族發世勛塚斲棺可爲人臣不忠之鑒世
勳不忠敬業未爲不孝也

盧懷慎之伴食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姦
邪而杞子元輔以貞潔著謝車騎曰我乃生負
真安得不生靈運物不可以終通亦不可以終
窮也譬之以荀卿而有李斯爲弟子以李斯而
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也

文文山之弟璧子陞皆仕元于文山無損焉並
璧若陞無傷也考文山子道生佛生皆死流離

中治命以璧子陞爲後則陞無足責也于弟無
傷于子未必無傷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此義
宋代進士齒錄獨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錄至
今存予崇禎丁丑冬親見于岳陽方孝廉架間
戊辰以朱熹一人存丙辰以文天祥謝枋得陸
秀夫三人存二錄賴四君子以存可六百餘年
理應然也戊辰三百三十人丙辰六百一人共
九百三十一人此九百三十一人獨何幸歟
小人相聚如魏八族晉二十四友唐八司馬八

關十六子、宋五鬼、皆一時害氣所鍾、不偶然也。安祿山、史思明、同里、先一日生、故長相、相暱、豈或偶歟。袁紹、勒兵捕宦者張讓等、盡殺之、以千計。朱全忠、誅韓全誨等、七百餘人、人知古今、君子蒙難、而不知小人成羣、正自殺也、人不幸而爲小人、其勿爲小人、而無忌憚者哉。南漢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蚕室、然後得人用事、殊可哀。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司馬遷、入爲中書令、皆斯文之不幸也。

魏徵、盧程、山道士、出身湯惠休、賈島、蔡京、由僧出身。劉勰、劉之遴、張纘、饒德操、棄官爲僧。賀知章、鄭銑、郭山舟、棄官爲道士。古人入世出世、無可無不可、所謂有達材者歟。先入世後出世、則爲佳話。先出世後入世者、人或訛之、已亦爲諱。此亦士君子屠身之義。

瀨園文集卷之四 終

濼園文集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談史卷五

自成康以上溯洄至公劉后稷周德日衰周才
日盛。

周以德取天下矣。王宮京城寸匕兵衛何歟。後
世德不逮周而撤去京營又何歟。語曰以不仁
取之。以仁守之。却不其朕。以德取之。以兵守之。

談史卷五

者周也。後世以兵取之，則應以德守之。故秦隋之不逮，漢唐宋明者，繼世不逮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漢高見蕭相國治田宅，則喜；收民譽，則下獄。宋真宗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君忌其臣，可也。父忌其子，豈人情乎？勢利所在，失其天矣。蔡京與其子攸，權勢相軋，會稽王道子與世子元顯，東錄西錄，則贖輒乃復見歟。羲獻書法相忌，兒

戲爾。

左氏喜談兵，談鬼皆緣于好奇。左氏愛奇事，司馬子長愛奇人。古今人何可勝傳，奇則傳耳。人不奇，雖列傳何益。

漢初人尚帶戰國氣，主父偃徑是蘇秦。朱買臣仿佛范睢，總以勢利傾動井里眷屬，死不憾矣。漢高亦以此得意，項王亦以此自刎。

沈雲卿不接比鄰，王茂弘輕視中原，皆有失人之譏。文章非有遠近，可私也。

歐陽永叔不談文字，郭汾陽喜接見詩人，皆不

可測。

知伯以國士待豫讓。亡主亦尊賢也。豫讓無一言救知氏之亡。賢者無益于國也。

三國人才。仿佛戰國。而公私邪正。迥絕。其事同。勢同。其人品獨不同。戰國自小人。三國自君子。學者立身行己。安問所遭遇乎。假使儀秦輩事共主。佐太平。正復營。七罔極耳。

漢東西九千三百有二里。南北萬有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八里。南北萬有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明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論幅員。則唐過漢。七過明。七過宋。論歷季。則漢過宋。七過唐。七過明。論國家之盛衰。則明遠駕于漢。七駕宋。七駕唐。何也。自其君若臣失道與否。而治亂多少。爲衡量也。如論人品。然論其爲君子小人。不論其得喪與修短也。

魏玄成身後。以杜正倫侯君集。敗不知人也。玄

成亦不知人此以思知人之難

終唐代爲患者宦官女主塞外藩鎮奸臣諸王宗室太子公主長公主兄弟內嬖方士草寇更僕未易數也靡人不爲患靡事不可憂無安土無寧日歷二十君逼奪于其子者三爲婦所乘者三爲賊所逐者五爲后所弑者一爲宦官所立者九所弑者三所廢者二爲強臣所弑者二爲方士所敗者七貞觀開元本亂而未治總無數矣蓋無道之君輩出而強盛亞于西漢宋多賢君而積衰不振

玄宗德宗憲宗敬宗武宗宣宗始治終亂一人之身昏明迥絕聖人每以無倦言政有旨哉始治終亂者唐王也始勤終怠者漢與宋主也始闇終明者秦穆公漢武帝也惟三代之主令終有俶慎終于始此何以故惟其表裏如一所以終始如一太甲之怨艾成王之懲忿亦足終善于始

唐文宗髣髴宋理宗憲宗宣宗咸中興皆以

剛明果斷得之。文宗恭儉有餘。剛果不足。遂亂極矣。所謂赧王無虐而西走也。中興之主。與守成迥異。卽與開創亦殊。宜剛不宜柔。宜動不宜靜。宜喜事不宜安常。開創容或大度。而中興必務明察也。或曰熙寧非歟。曰此又宜守成不宜中興者也。

唐內有聚斂之臣。外有盜臣。無道極矣。不亡亦不削。何也。則藩鎮使然也。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爲收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以節度。當時外之爲賊者。志不過節度。刺史無甚不軌。而閹豎權奸。賊在內者。亦但倚勢聚斂。無莽操意。其起而亂唐者。卽其適足以支唐者也。夏遼金元秦韓史。賈却以支宋者亂宋。此唐宋亂亡之辨。唐置十道按察使。議者苦其煩擾。不如精簡縣令。刺史姚崇謂今止擇十使。猶恐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稱職。予以是思天下之大。可以一人治也。天子擇相。七擇使臣。使臣察縣令。刺史一人得。則衆人得矣。近代直

指代巡其制盡善。假使官得其人。如軒輓海瑞等。天下保無秋毫可憂惜也。有以故事從事。無能爲有亡者。有適以長奸滋弊者。有覆爲民病。爲郡邑官累者。頃因議及廢置。蓋至直指廢而天下利病不可問矣。噫。

房玄齡不以已長望人。此處德性學問在。有諸已求諸人。無諸已非諸人之上。聖賢終身用一恕字。似未及此。躬自厚而薄責人。真宰相事。

柳芳云。帝定禍亂。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李世勣死。惟以門戶爲憂。以房杜不肖子爲誠。其孫敬業。兵敗滅族。發世勣塚。斲棺。人生身後之慮。罔然。爾世勣一言憤事。寔自作孽。敬業無咎也。房杜以不肖子損門戶。世勣却以子孫賢滅族。

高宗將立武昭儀。褚遂良以奉遺詔。故叩頭流血。只應斜衆言之。何得獨爲君子。不令無忌世。

言史卷五
勩言乎。當時朝廷鼎盛。承文皇諫行言聽之後。輕易視此。惜哉。遂良以書法進身。而立朝正色。持大體。柳州叔文之黨。何傷。

駱丞檄云。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兩語甚不緊要。曾擬改作云。人類梟狐。女中操莽。生民所未見也。盡人得而誅之。後此應尚以弑君篡國聲罪。而淫虐諸穢。但點綴方得體。

武后乃生太子弘。賢者之生不可測也。弘以賢故。見醜于母。有此母。歟。何況小人。不容君子。

文人無行李。義府許敬宗爲最。而敬宗多壽。且有後。許遠其曾孫也。陳子昂周受命頌。亦罪浮于莽大夫矣。敬宗晚季。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其孫彥伯爲之代筆。孫亦樂事。爲祖代筆。尤樂事。行已既差。概無足錄。

劉洎馬周薦李義府。二公不知人也。王德儉許敬宗。甥癯而有智。爲義府謀。表請廢后立朝儀。遂相濟。爲姦如此。乃爲有智。所惡于智。一至此乎。此等偏以親串因緣。詩云。姻婭何符節。歟。坡

公譏呂恭不當爲裴延齡壻。予訝其已甚。讀此乃服其當。君子不幸遭此惡緣。須屹然自立。較若黑白。如叔向之于魚。柳惠之于跡。心跡俱潔。乃得耳。

張柬之。年七十始舉賢良。作十年大好事。便足千古矣。不知此七十年作何如人。何如事。傾動狄姚。乃爾學者。須從此處摩揣平生。

聖曆三年庚子。狄仁傑卒。年七十一。永昌元年。己丑。柬之。年近七十。則柬之長仁傑五季餘矣。

太原之干。襄陽南北濶遠。故相知甚晚。耶子考柬之。應是乙酉生。仁傑庚寅生。武后甲申生。天生武后。一年隨生。一柬之矣。徐七七年始生。仁傑爲用。柬之除武后之人。天生人才。爲國家用。不可測也。孫策周瑜張巡許遠。生同年。安祿山史思明。同里。同一二日生。項崇禎先帝。同弘光帝。及八賊。聞賊皆生于萬曆丙午。豈偶然歟。孫可望。李定國。及劉艾二將。係壬子癸丑甲寅乙卯。接連生。遂爲盟兄弟。四人背盟。永曆敗亡。

如李惟郭汜事

姚崇薦張柬之曰其人既老惟亟用之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玄宗許張嘉貞入相嘉貞曰太宗用馬周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未後衰無能為也古人愛才及其未老及其未亟欲得其用才人自愛亦然遂直白不自嫌乃爾

丁為帷箔嫌疑設也唐代狡童緇衲皆得出入后宮何所須此乃令此輩得為事一員也其由多由女主宋有女主而宦寺不能為人無治法也

大... 公王... 關決朝廷民事... 不朝則宰相... 第... 否判天子畫可而已有如此宰相乎時宰相... 人... 出主門下可... 也終唐代為患者宦官... 外... 相藩鎮... 天子皇后太后公主長公主... 駙... 外戚但有一... 即受一項之患本亂末亂者二百餘年如疆疾人生世五六十... 年... 闖訟...

獄支吾無虛日不如無生。

處士京兆。帝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中宗命斬之。宋璟曰。必斬月將。請先斬臣。乃杖流嶺南。卒為周仁軌所斬。要知處士不須上書。處士上書亦不應言及宮闈曖昧事。此非所宜言。後之為處士者。宜以月將為鑒。為大臣者。不可不以璟為法。此等語。大臣正不必言。小臣言之。大臣力護持之。可耳。

嚴善思。三世皆年八十五。自古圖讖之學。善終者鮮。嚴氏三世。眉壽。以其通儒術也。數兼理也。又善思為御史司刑。平活前後近千人。

武后遷上陽宮。姚崇獨流涕。東之等咤之。後五王被害。崇獨免。當時東之等。何不徑以王允處蔡邕之法。處崇耶。涕泣武璽。罪大于歎董卓。以璽罪浮于卓也。是時舉國狂迷。認逆作主。崇亦戀七。作舊主觀。非愚則詐。豈可以為大臣哉。姚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綠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熟。上每事訪崇。應答如響。任人國

事者不當如是耶。宋之向敏中若是班矣。世間雅量坐鎮，以為相度者，觀此何如也。

張說之於姚崇，以君子攻君子，說未可為君子也。崇畢竟出說，不能如婁狄如郭李，亦不純為君子。二公君子而不仁者也。崇引薦魏知古，知古密以崇子請託之私聞，崇因自首其子，上欲斥知古而崇保全之。崇能容知古，不能容燕公。大可容小，兩大則不相容也。李吉甫能不銜陸贄，不能不銜裴垍，則小能為人忍，大不能為小。

然也

宋瑒致仕，仍賜全祿，退居洛二十五年卒。丁

丑，五言云：容七厚福，此若正非容。七，李冰子

重，賦下壁，絳版瓦石，一夕再。八，只。上，其子

。渣而。禍。此乃知。日。人。有。自。

徐敬業，舉兵魏元忠擊之。元忠，丁大。我，才。言。

灌，安傳耶。後來瀕死，偽周無是憐，亦無足。跡。

張昌宗，誣魏元忠，引張說為。真說可知。其。將。

入宋瑒，責以正言，願與同死。張廷珪，劉知幾，復

貢之。卽欲稍苟得乎。魯無君子。斯何以。其使
我有蓬生麻中之嘆。

盧懷慎清儉克讓。自以才不及崇。事之推以富
事讓崇。身退薦璟。而身受伴食之譏。可謂大臣
矣。古。今。人。才。崇。璟。易。得。懷。慎。不。易。得。也。

林甫國忠。祿山三賊也。當時諸君子安在。乎。微
林甫莫攻國忠。微國忠莫罪林甫。乃吾國心防
祿山之反。祿山聲國忠之罪。小人攻小人。而天
下大亂矣。自古國家。小人和同。則爲蠹。小人相

攻。則生變。君子用小人。則爲小人所用。君子攻
小人。則爲小人所攻。

孝友一以貫之者也。明皇待諸弟。則仁愛待諸
子。何不仁。一日殺三子。能爲人兄。不能爲人父。
何哉。

李光弼臨死。將吏問後事。曰。吾淹軍中。不得時
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立功揚名。不如服勞奉
養。大孝不如小孝也。予嘗謂大孝不如小孝。大
隱不如小隱。

張說徒畱州時蘇頲爲相頲父瓌與說善說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人獻頲七因薦說七洵小人頲不失爲君子悅之以其道則易悅也

李揆天官儀善奏對上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揆初爲元載所擯旣爲盧杞所惡所謂其不善者惡之遂爲第一人矣不必門也八物文章也

子玄牛十二父藏器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志加之楚督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潛聽輒辨析所疑貽年通覽群史遂以史學名亦史不相兼如此可見兼博之難又可見經難于史

李輔國年四十而闡事高力士侍東宮謀誅楊國忠圖興復遂專掌禁兵小人不可令其有功也太上皇居興慶宮輔國離間徙居宮中上皇自是不豫天下疾之自古人主父疑其子肅宗乃以子疑父亂賊總由群逆爲謀耳明朝裕陵

南宮七年，景陵不相猜忌，真是孔孟學問。虞夏世界。

肅蘇州，掃地焚香，楊公權左右圖史，凝塵蒲席。兩人各自有致，皆可爲法。

長國家務財用，人臣所首禁。然如管敬仲、劉士安，自是大學問。非桑孔比。士安七歲舉神童，乃向此中著脚。初受職，畏爲人牽制，遺元載以書，乃得盡其才。各士皆出其門，總欲以行其志，而儉約自若，所謂濟之不濁者歟。

渾瑊擊吐蕃，平安史及李希烈，皆非專功。瑊功大于平朱泚，有功非難。七在居功德性學問，在汾陽鄴侯之間。予嘗謂金日磾、渾瑊、天初、錯生在域外，卒爲中國豪傑。士地亦何足以限人。甚至有錯生在女子中者，仍與丈夫輩並傳千古。李抱真之于王武俊，非如汾陽之于回紇，有宿昔之因也。且聲望不逮，爲汾陽易爲抱真，難馬燧之于徐廷光亦然。當時籓鎮群起而叛，人心莫知所向，皆不得已而爲賊。故一言反正，同一

機軸同時有小於汾陽而單騎退敵者馬燧李抱真也有大於汾陽而單騎者李鄴候之于陝州也其事皆難于回紇。

李抱真持王武俊而泣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真因退卧帳中熟睡此是信得過不是判得死後來年六十尚餌丹丸而死非知命達觀者而身造賊壁熟睡帳中難矣哉。

唐承五代南北朝之後見隋煬輩弑父與君如家常事故數易太子孝友如建寧王不得其死讓皇帝何賢且智也鄴候處建寧廣平之間周旋孝友已復訴建寧之寃感悟肅宗保全廣平又爲德宗保全太子允矣大臣。

咸陽人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旣吐蕃果入寇果敗上欲立廟贈起司徒鄴候不可鄴候善談黃老事鬼神而拒邪淫乃爾深爲得體人臣立朝另一學術家修未可盡獻于庭也近世有相臣以華嚴治蝗蟲者各省設醮豈非夢魘。

韓滉聚兵修石頭城致浮議其子皋爲考功不敢歸省何不泣疏爲父請命耶鄴候請以百口保滉云滉之用心臣知之最熟滉之有泌信乎朋友獲乎上矣盧杞亦以百口保朱泚不反君子小人智愚懸絕如此

僞周時非但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又有山林隱逸則并不煩自薦矣國家不幸有一變則人才因之剝落故一變生而元氣一損僞周唐賊也爲唐大變而收拾人才反使後來用之不盡唐之得有天下三百季以此七亦不幸之幸也雖然爲賊所收之人才亦不才甚矣

竇參忌陸贄頃之又出李巽及參貶巽奏參交結藩鎮上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叛臣乃以爲辭贄處此爲公廢私非泛七容忍勿概作長者觀贄嘗疑李吉甫有黨出之及贄貶忠州宰相故起吉甫忠州刺史吉甫益厚贄君子哉吉甫矣吉甫執政用裴垍所疏三十許人因力薦垍及垍居

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銜之乃徙垣吉甫
能不同而和于贊不能和而不同于垣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以此思人已異同之難

德宗之于陸贄歌詩戲狎朝夕陪遊當時目爲
內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亦如玄宗之于
李白而祕謀定傾秉鈞持正則非白可比畢竟
一裴延齡陷之有餘以此知正不敵邪也

自古小人喻利乃其本事獨裴延齡不得已而
言利耳史稱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衛老吏

與謀以圖帝幸劉子翼心計精敏長于理財而
深惡聚斂之臣君子人也

陽城處士以鄴侯薦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獨
爲延齡讒貶贊等一事抗疏城具有不蜚不鳴
之意所爭者大所爲者難是其立朝許身之概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莫大之功不能居而以賊
終此居功之難也不矜不伐卽爲聖賢盡頭學
問矜伐遂爲亂臣賊子有餘道二仁與不仁可
畏哉此心也

自古小人害君子。輒加謗誣。盧杞之困顏真卿。李揆正以推重困之。謂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用以宣慰李希烈。李揆有雅望。遣爲吐蕃會盟使。揆卒于行。

自古小人。未有不害事者。非盡公私邪正所由。而小人自僨事不成。事奉天之圖。盧杞所議。四鎮兵是也。惟君子知人。小人定不知人。李泌以百口保韓滉不反。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是也。杞言泚忠貞。羣臣莫及。比圖奉天帝。卒不詰問。杞何也。

史稱顏清臣。師古五世。从孫其祖不傳。而傳其五世以上。从祖亦如漢史杜篤傳。及其外高祖辛武賢。古人論人。重其類如此。賢者之生。不偶如此。

顏清臣。坎廩始以楊國忠。繼以唐旻。李輔國。元載。楊炎。遷貶無虛日。終以盧杞。日日與小人爲難。初困祿山。卒死希烈。始終以身殉盜賊。天生此一正氣。七十六季。不獲展眉。一日而受享。乃

在千古。

平蔡之功賊寔踈計。愬亦行險無他。以賊攻賊。其向導得也。用一健賊李祐。又善用賊謀。又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泗曲。以抗光顏。而愬因乘之。平蔡之功。光顏分其小半。用兵者。凡遇古人高計克勝。及單騎退敵。事類須細詳其所以。然臨摹不得。嘗試不得。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廐廝役。悉用其舊。近日多有如此取敗者。要知愬亦不須爾耳。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可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嗚呼。時事可知矣。以視崇禎末年。何符節也。聖賢經國。不得已先去兵。後去食。後世但知足兵不足。食不足。而足焉。民乃無信矣。

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皆落第。因劾貶徽。或勸徽奏文昌紳所屬書。徽取書焚之。焚書洵長者事。假使嚴子處此。取書繳還文昌紳。不能爲焚書事。

李師古跋扈遣吏進錢及輜車于杜黃裳伺門
累日適綠輿自宅出从二婢青衣藍縷問知是
相公夫人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
改節此可作奢則不孫注脚清廉足以遏亂克
敵耶抑能使驕侈僭竊者內訟不自安耳且問
吏遽告歸何也

昌黎以佛骨表出潮州遂上表乞哀無不至盛
稱朝廷則佞人矣奏請封禪則邪說矣吾不知
封禪去佛骨幾何也而以文字自薦無耻之至
矣死生得喪安得不以南華爲古今第一學問
如潮州表亦不須存藁入集

漢功曹猶唐科目也後魏李孝伯辟功曹不就
曰雖云鄉選高第要是郡吏耳李德裕不喜與
諸生試有司云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官
唐人輕科目故李杜等皆不由科目往匕挾著
作入京師投謁名賢譽薦天子爲出身地或徑
自薦之天子之前亦甚粹白也近世非科目出
身不貴千百季來橐筆求試不得則公然泣下

言史卷五
無復知有廉耻事。以視古徵辟不卽應者。何如哉。

李文饒薦白敏中。敏中使黨人麻支饒陰事。貶竄之。韓厥戮趙宣子之僕。無法則然也。周舉之劾左雄。亦已過矣。攘羊不得爲直。可以類推。君子不應爲此。面斥其非。可也不應白簡。至假手黨人。攻發陰私。尤不容于誅矣。抑有說焉。知己無禮。不如縲紲。其中必自有以。凡有德施于人者。宜加謹焉。恩多成怨。此又不可不知。

武宗三季。仇士良請老致仕。明季籍沒其家。士良擅專二十餘季。殺二王一妃。四宰相。竟保首領以死。其語中人輩云。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接見儒臣。納諫諍。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幸薄矣。惟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蕩上心。而後權柄在我也。後世人主宜勒此語于座側。宦豎入官。宜誦此爲鑒。

文宗時。李石輔政。稜匕有風。斧士良刺之。幾不免。遂辭位去。昭宗時。全忠貶韓偓。後復召爲學

言史卷五
士還故官。僱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二公可
爲人臣事闇君。處亂朝者。法國家初盛。不乏高
舉士而戀七昏濁者。至以身殉。不肯去官。不可
解也。

唐初懲五季南北朝弒逆之禍。故數易太子。太
子權輕。自肅宗張后之後。未有正位長秋者。史
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
奉上尊號者也。文宗武宗宣宗。旣立太子。或皇
子而宦官廢之。皆因椒房無主。皇子無威。寵上
宮。預置中輔。隔在外廷。中人遂爾無忌耳。武氏
以母后竄竊神器。而唐之亡。乃亡于無母后也。
噫。

舒元輿自言所上書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古
今。無八萬言。皆精粹之理。然文宗八萬言不報。
而爲牡丹賦泣下。亦無當也。唐代人主重花月。
輕國計。猶然六朝爾。

鄭縈第進士。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
刺史。于其公。然求郡知其不爲墨吏矣。縈移黃

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咲而從之罷郡時羸錢寄帑後郡數陷盜終不犯鄭使君寄庫錢何感入至此昭宗進爲宰相累表遜讓生平善戲謔作滑稽語既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詼諧三月餘移疾乞骸致仕縻古之大隱也

元白至交也裴晉公劾積而友樂天樂天亦不以爲嫌

宋初設通判于諸州以解節度使兵權置諸路轉運使而天下租稅始上供除却唐季兩大病矣先是租稅皆供藩鎮

宋代道學開國之初曹魯公彬躬行其實矣公介而謙誼厚醇雅近于迂濶趙韓王由學究起家却無道學意

宋太祖自云夙夜畏懼防非窒慾此卽道學之祖蓋儒者事而人主爲之矣予嘗以漢惠帝爲獨行宋太祖爲道學

宋太祖欲任曹翰取幽燕趙普慮及取後不可守翰死後無可代果可取何患不守翰死後何

談史卷五
愚無人如此過計。天下寧復有可作之事。此十六州之厄也。

仁宗立嗣。韓魏公等皆請之。皆不悻。獨喜包拯言者。拯云。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拯亦無子。故仁宗不忌諱于拯也。人情徃也。然爾進言于人者。可以類推矣。毋以已所有者勸勉人。勉人以已所不足者可也。

寇準數短王旦。旦專稱準。與婁師德。狄梁公同。范仲淹攻呂夷簡之短。夷簡任用仲淹。與汾陽

臨淮同。此中具有德性學問。在明朝西楊之于東楊。臨摹古人。全無痕迹。萬曆時。王錫爵疏立東宮。給事葉繼美等以論錫爵坐貶。錫爵力救乃免。皆大臣事。吾悲夫。立人本朝而嫌疑。忌至相攻伐者。

嘗讀趙韓王傳。有一線山蹊。仗學究十瓶海物。到書生之句。人生惟未濟。可以度日。既濟便索然矣。君臣相與。尤難言也。

陳希夷謂錢若水有仙骨。一老僧熟視以火。

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急流勇退，便得仙骨一半。可知掛冠之難。

寓兵于農，民兵則可，應募之兵且耕且戰，可乎？陳恕獨見及此，洵爲老成。恕薦寇準自代，準臨事躬請，恕判，恕亦不讓。一一判之。君子處人國事如此，和衷者亦少。

范延貴過金陵，張詠問曰：沿路見有好官否？延貴以邑令張希顏對。卽日同延貴薦之。詠一能吏耳。此一事可爲大臣予季三句。過澧水，晤中丞劉可訓。時季七十四矣，坐甫定，卽問頃見天下有何人可任天下事？否？老人林下畱心，乃爾。太宗取士，臨軒顧問多罷季少者，或教寇準增季準不可近代例，皆減季，獨無錫。高世泰齒錄從實書萬曆甲辰生，亦僅見事。

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因與商廢太子事。外臣遽謀及此，當時君臣相與可思。

丁謂機敏有智，能詩能文，善談詭，事釋典，流落貶竄十五季，髡無班自者，人亦服其量。臨終半

月卽不食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有如此才而行
已不立吾深惜之。

丁謂有可黜之罪王曾之黜丁謂假借山陵陰
陽家言非其罪也君子不得已而以計傾小人
所謂仁術也仁可術義亦可術也。

英宗仁宗从姪也育之宮中懇辭皇子之命戒
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後議濮
王禮蓋諸臣泥古非帝失也以視明朝世廟用
心公私迥絕是真道學矣明朝裕陵景陵無猜
忌至世廟遂無仁讓意國家元氣漸減也。

仲淹罷知饒州元昊反請行改知延州此難事
也古今貶謫者多走險以自見知希文不爲是
也後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數季羌人呼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與王興
朱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不自嫌忌人主能
容舉朝無言王興朱觀不嗔後人臨摹不得其
自請延州與不拜邠州皆不易也。
競渡佛事土木三者可以救荒自希文始須知

吳越則然耳。競渡四時皆然。非但五日。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拊股語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四諫。力引石介。仲淹以介剛正。必以難行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叩頭流血。無不爲主無失德。朝政修舉。安用此也。此足爲調羹變理注脚。大臣處人國事。不令人痛快也。

种世衡築青澗城。取泉鑿地百五十丈。始至石。將石屑而出之一畚。償百金。教民習射。雖僧道婦人皆令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久之的輕重如故。而漸厚而小。世間作事畏難者。與作難事惜費者。不可不讀此。

有幸而不盡其才。以不敗者。蘇軾不得執政也。有不幸而盡其才。以敗者。王安石得執政也。安石而空談則軾。匕而實事則安石也。軾得秉政。卽爲安石。紫陽此語不誣。守身至正。秉心無競者。其轍乎。文則軾勝轍。行則轍勝軾。問老泉如何。曰亦非正人。亦悞人國事。

孫沔奏詆呂夷簡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憾聞此遲十年爾如此虛懷受過洵大賢事予性扁劣却喜聞過諸凡流言入耳輒深思易慮而受之其言之無當者然後語人云此言實不知我委曲無怪其然

國家因事任官則擇能吏勤吏付之杜正獻自言平生未壞一官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不暇惰此術亦異

漢王典禮司馬光呂誨范純仁大昉等議不稱皇不稱親韓琦歐陽修等議降服而不改父母之名予以爲皆是也旣王修琦等議而誨純仁等遂繳勅詰待罪求貶琦等亦竟不畱之何也國家和衷以定國是用其言者不應受賞不用者亦不應受貶此古今大謬事

弼之比使但以開懷與語得之忠信可行蠻貊弼見之實事矣獻納二字千古以爲美談弼乃以爲憾事累加官懇辭不拜過人遠矣

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弼處之穆

如也。假使介甫子瞻得此，惟所欲爲，大不安靜矣。

執政遭喪起復，遂爲故事，可嘆也。獨弼五起不出，云兵革變禮，不可施于後世。

真宗丁未，歐陽修生，降知滁州，徙潁州，年四十八，鬚髮盡白，以視丁謂，貶竄十五季，鬣無班白。修乃不知邪，年六十六卒，致仕，上居潁州一季，憶自滁州，稱醉翁，號六一，可二十季，空存其意耳。逸我以老，僅得一季，可惜也。文彥博年九十

一任將相五十年，致仕尋卒。張齊賢年七十二，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日與親舊觴詠，亦僅季餘。吾皆惜之。宋廣平致仕居洛，二十五季，人生當如是也。富鄭公章十上求退，可二十季，壽八十。

契丹金縉時，以天子修貢爲辱，方平言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平之戰才一勝耳。和與戰孰便，錄此以識宋所處之難。大約相臣有餘，將臣却少。諷指若曹瑋、狄青、神世衡、寥

七可數季允則可謂邊材臨陣身刃亦非其任
張方平言真宗以前士但知爲詩賦以取科第
不知其它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
也自設六科以來士爭論國家長短朝廷動搖
語洵有旨頃者天啓以前士子不談朝事崇禎
後各挾欲上之書開口莫非封事予亦不免讀
此乃自失也詩賦取士不思不知政今日議廢
八比亦似不必廢

蔡京季八十竄儋州至潭州死子孫二十三人
分竄遠地遇赦不移京之多壽所以積不善也
子孫二十三人所謂餘殃也金人入洛令軍中
毋驚司馬大師家入汴索蔡京姬敵國利有小
人不利有君子而公道自不可沒抑所謂有比
不受歟

康王卽位宗澤聞金人割地之議疏請躬冒矢
石爲諸將先時季六十九矣何其不自量也比
之趙克國無踰于老臣事更難爲及觀其下手
則全在用人招降巨寇王善楊進單車至營泣

言史卷五
今立功便得百萬人何事不集。它如岳飛趙世興皆臨刑釋而收用。其知人善任如此。自古未有知人善任而不克有爲者。澤之老而自信然也。某每以崇禎末季流寇事歸咎秉鈞督師之人。無錫高督學難予云。責人斯易。假使身任此事。何從措手。予應之曰。左元戎擁師百萬。翱翔河上。搜牢更甚于賊。予但跪泣。元戎之前則事立集矣。督師終日與之抗禮。將相忿爭。安得不敗。臨敵忌將。則諱疾忌醫。非自殺歟。高首肯言久之。

古人老而從戎者。不獨宗澤趙克國也。因思呂尚八十餘。武王九十餘。湯代夏九十餘。伊尹亦八十。它人并身家事。敕斷久矣。此等方爲戎首。聖而不可知也。明太祖糾合諸少季起事。更不可知。

韓侂胄可斬也。以侂胄議恢復故。斬之。函其首。以遺金人。可嘆也。侂胄悔過遷善。乃議恢復。而適以債事。適以自殺。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歸邪。

也。抑成敗係于誠僞。信然。

陳同書生耳。孝宗光宗皆知其名。禮云古之人主盡知天下良士之聲。如此且獄訟皆判于天子。亦非近日事。

鄉人宴會。末胡椒。置羹。截中爲敬。遂至殺人。遂累陳同。陷大獄。當庖人末椒時。豈意構禍至此耶。事幾可畏如此。但此等宴同。亦不須赴也。

胡紘謁朱熹。待學子惟脫粟飯。後紘遂至論熹十罪。脫粟乃至十罪耶。此等亦復問業。可見道學門徒之濫。

人不足適也。此一句書。紫陽讀否。攻侂冑可也。區匕爲一。唐仲友。其昇。僨天下事。可乎。

陳俊卿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此爲修史定論。亦惟論史則然。

真德秀史彌遠不並立也。顧彌遠卒後。德秀及魏了翁。崔與之等。衆君子相繼爲相。號小元祐。亦復無救。何也。侂冑十四季。彌遠二十六季。共四十季矣。雖有善者如之何。

史嵩之端以蠱毒殺人。古今小人害君子者。嵩之最烈。而不居其罪。彌遠其从父也。璟卿其从子。璟卿以書諫。亦暴卒。自古邪正不相容。君子之絕小人。未必能以義滅親。小人害君子。則不知有骨肉矣。爲小人骨肉者。不可不知。

濟王竑爲寧宗皇子。刻七思竄。彌遠見之。言語筆墨。何其不密也。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竑僅廢。得不卽死。彌遠小人而有忌憚者歟。宋代小人。概無漢唐弑逆事。晉夢炎殺天祥。却

欲活枋。得夜氣尚存。當時小人誤國。如檜侂冑似道。皆有夜氣。前此王呂章蔡等。無夜氣。

孟珙戰功在襄陽間。兼治水全才也。忠而有能。清而和。溫而厲。尤全人矣。盡瘁王事。却接見遊客。焚香掃地。贊易談佛。人間好事件。七作過。

巡檢朱能。造乾祐山天書。寇萊公獻之。召入中書。有門生止之。公不懌。卒得竄。此一門生不應失其姓名。可嘉也。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止之。此一書生亦不應失其姓名。可誅也。

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檜怒而竄之。頃
黎子方陷于賊。歸來作四蟲吟。以蚤。蛾。蚊。蠅。蝦。
喻賊。亦甚佳。當與凝碧池頭共白也。

趙時賞。劉子俊。皆假爲天祥。以代死。元人執天
祥。與子俊各爭真僞。遂烹子俊。此紀信韓成事
也。君父所不多得之臣子者。天祥何感人至此。
人之欲善。何至此極耶。紀信韓成。君臣之分尚
未定。而代爲死。可以爲難矣。

希夷論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知來如數往矣。

天既定而人事合之。熙寧元豐。舉朝占夢。秦韓
史賈洵妖孽。豈人類歟。

史嵩之起復。明匕不肯去也。賈似道却終日。以
去要君。至理宗泣而下拜。番之真一妖也。理宗
視辛癸。不更昏亂歟。

德祐元季。五月。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此
日國亡在漏刻間。何暇及此匕等。又何以傾動
人國至此。帝昺厓山舟中。陸秀夫猶書大學章
句勸講。宋代道學結此一果。是時官民二十餘。

萬多居舟中。帝昺舞象之子。何知天子。何知死。社稷皆衆爲之噫。張邦昌大逆也。賴呂好問令之奉璽立高宗。轉禍爲福。自古學問人能防于未萌。改于既錯。救于已敗。如好問竟起死肉骨矣。

願園文集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談史 卷六

歐公論五代禍福倚伏。總由善惡。何言之陋歟。當時五十餘年。天地人皆發殺機。盈天下皆禍也。安所得福。匕在深山大澤中耳。天子寔賊頭。將相皆無賴。亡命走死地。如不及。何得言善。世外如陳希夷。藏器如趙學究。庶幾福人善人。宋

初開科應試止三人不成一字五十年天下無一書生悲夫。

五代史王鎔傳前後左右或恩或怨皆殺機也。買首而後已危矣哉。惟嵌巖中乃有活路耳。鎔等祗金革走死地却又鍊藥求長生正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踰垣斬首袖之而出可咲也。又此等鍊丹輒聚集女色兵與色皆死具而亟乞長生耶。

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强者皆稱帝李茂貞但稱岐王而妻爲皇后近日荆楚風俗婦人尊稱過于厥夫觀此一咲茂貞年六十九以疾卒謚忠襄自古豈有白頭賊此賊頭白矣。

溫韜掘唐諸陵惟昭陵最固宮室閎麗石函鐵匣悉圖書而鍾王筆迹如新遂傳人間鍾王非此不存非此不顯海神物也歐公作溫韜論以周太祖曠拾不無一語似有肯似無意文情最妙東坡不及。

齊克讓愛朱瑾妻以女瑾因親迎伏兵虜克讓

自稱晉後有如此人類耶。後卒不得其死。匕乃為厲鬼。自護其骨。得立祠。其墓上土可以止瘡。如扁鵲然。皆足紀異。

扁鵲墓土可治病

郭崇韜闔門受戮。康延孝疑懼反。自古功臣計窮。往匕為此。其寔謀反與坐而就戮。一也。尚有乞退一策。不則竄跡可耳。而必不能為哀哉。

李守貞發兵賞賜。有掛甲錢。璽。有卸甲錢。范延光云。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明季馬卒一錢。步卒五分。

沁州刺史郭饒子。復州刺史延魯父子。皆以廉平自勵。當時天子將相皆以賄賂困敝民力。而郭氏父子以善政得民心。亦足紀異。顧予夏蟲之見。謂此時作好官。何如不作官。

王進由盜出身。以善走得官。至周太祖為節度使。卒贈太師。當時仕路如此。

晉高祖起太原。安重榮將赴其招。其母與兄止之。重榮卜之以射。一發而中。後果驗也。及重榮反。其母又止之。又以射卜。亦一發而中。其母乃

許之竟斬首可爲信卜者之鑑重榮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爲之爾三代取天下以德不以力秦漢後鬪智不鬪力七者死道也

孫吳享祀武烈以其初爲長沙郡王奉祠于湘古人重循吏雖王侯不以易也宋太宗云翰林清要朕常憾不得爲天子亦思爲翰林耶

東坡譏呂恭爲裴延齡婿竊訝其不情將令恭出其妻耶王敬弘妻弟桓玄要之敬弘曰我不能爲桓氏贅婿別船送妻彌年不迎徑有此事

元順帝時集賢學士蘇天爵與革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時比之包拯而無救于亡國可爲人不足適政不足諫注脚

劉文靖名因至元二十八年被徵辭疾與宰相書詳懇出于至誠自道原非高隱爲病所廢適見其高也歲餘果卒年四十五其書不欺矣要知欺更好

元成宗賜家鉉翁號處士以壽終鉉翁可入高士傳可爲亡國臣子法

陳宜中使言者劾陸秀夫張世傑曰此如何時
以臺諫論人唐僖宗入成都樂朋龜當亂離時
拜求田令孜擢翰林學士漢獻帝時御史乾沒
賑饑米尚書餓死墻下臺諫詞林御史尚書四
者皆古今顯官要地美缺也錄此博笑

金王亮畫臨安湖山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
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出師六十萬全似苻
秦國人立完顏雍兵敗無歸何其符節歟

元制江南人十等一官二吏貴之也七匠八娼

九儒十丐賤之也儒乃在娼之下丐之上

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爲闌入闌入之罪由
第一門至二門輕重有差因思狄蒲直入皇后
內宮矣

邊外之長技在騎中國在車七制既失又在火
攻

陳湯云胡兵五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猶三
而當一漢人喜事匈奴以此耳後此漢兵十不
當胡兵一矣

屯田起自趙克國盛行于三國者其時民盡爲
兵田盡爲屯也。法之盡善而有利無害古今一
揆者惟屯田非特持久正復應迫畫野措具不
過旬時百穀所宜四時皆有生熟百日不可勝
食矣以天下之大起科民間築舍既定郵傳濡
滯逾年饋餉不至也三代以上寓兵于農又以
封建故納粟納稅各在五百里內無所需此
虞書猶夏以命臯陶以刑代兵有司寇無司馬
也苗民逆命禹徂征相卽爲將偃武修文以德
代兵也治內不治外也商書于戈省厥躬治本
不治末也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守多于戰也
文王西征北征亦止城守未窮兵也曰不殄厥
愾曰駉曰喙治以不治非如後世求得歡心稱
臣款塞也宣王而始攻伐矣蠻荆方叔淮夷召
虎玁狁吉甫皆以相爲將也玁狁極北蠻荆極
南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以聲爲實也文之伐密
伐崇宣之出征徐方皆自將矣不大聲色王猶
允塞猶然以德不以兵治本不治末也

三代後燕趙秦築長城自守爲得體趙李牧居代雁門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積數歲無所得喪皆以爲怯已乃一戰十餘歲不敢近邊爲古今邊將之首趙克國擊先零臨摹李牧耳有由余則有韓王信中行說等輩矣有女戎則有和親矣有單于入朝則有天子蒙塵矣並行不悖並育不害天地本大也陽勝陰七勝陽皆愆也

唐請臣突厥以起兵則庸蜀羗髻微盧彭濮故事也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嗚呼通外謀逆乃爲聖人歎吐蕃入長安代宗走陝州吐蕃仍立唐子孫爲帝契丹亦册立石敬瑭矣靖康時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已又立劉豫爲齊帝皆無志于中原中原入其手而不取也

趙克國遷先零于內地馬文淵徙當煎于三輔遂爲東漢患費至八十餘億五胡亂晉亦猶是也宋借金以禦遼則滅于金借元以禦金則滅

言史卷六
于元中與外不可取其利不可得其力也

明初汪胡爲崇罷中書省置直文淵閣夫以任相非其人因廢置相何其誣歟直閣得上通不得下令得陰攝不得明攬畢竟位尊而任重自若也金華青田後楊文貞文敏文定李文達彭文憲商文毅劉文靖謝李文正張文忠楊文襄後先稱盛迨張桂以片言握國柄顛倒天下而相權以重極于分宜無所不至矣鄭楚才美以驕吝無足觀後此者不思二百年之利藉口一

日之失將衆分其權天子又將獨斷于是相臣陰據重任而外借衆撓以飾短相諉相推而天下自此有廢弛之患論者謂先朝如文靖文清及卅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用不一途議破資格不知國家視此至重故常得其人其必由詞林也謂取士帖括不諳經術俾之讀書又或纂修國史卽魏相好觀本朝故事意培養數十年而後大用法盡善也法久而虛則無其實法久而弊則滋之僞惜哉

宰相之任宜專。仲長統劄頌蘇洵父子之議善矣。明朝宰相權極重。十萬曆之初。嗣後乃極輕矣。自戊子至庚申三十二年。纔二十相。自庚申至丁丑未二十年。可五十餘相。倏立倏易。竟同兒戲。而天下廢弛。以有今日。可爲嘆息。萬曆時相愈尊。位愈虛。百疏求去。屢徵不應。迨崇禎末年。賜帛者踵相接。可四五人。端揆一席如坑窞。然正漢初。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之日也。而經營枚卜。復不乏人。何夢七歎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旣非其人。不應得爲大臣。旣爲大臣。安得不以國家鄭重此席。培養數十年而後用之。旣已用之。又復疑之防之。甚至殺之乎。假使培養端揆。適得元克。此亦百年不數見之事。安有旦暮。夕操次第受誅者乎。自古相臣不患攬權。患在尸位。如林甫杞檜有幾人。其餘皆以庸七伴食負人國耳。

明有宗子宸濠。湘齊之變。有邊外川蜀之變。有黃蕭養。劉裂。李牛等之變。時七有事而天下無

可憂至萬曆宴然無事而天下乃不可勝憂矣。人比負國而無一可指之人。事比敗壞而無一可摘之事。亡何而盈天下皆極壞之事。與壞事之人。欲起而斥不勝斥。欲起而更之不勝更矣。漢季皇甫嵩。疏陳至五百餘事。宋元名臣。有條陳五七十餘事。或七百八百餘事。或斥千餘人。者百孔千瘡。無處比下藥之理。付之無可如何矣。

萬曆之季。臂肘相掣。卽詔命不能行。銓司濁混。不似後來之著明。而獎巧而密。大司農仰屋而鼠穴。蟻蠹自若。州縣積逋不可問。將作竭天下之力。無斷手日。宗法剝敝。帝室與民力兩困。九塞之餉日增。兵日耗。京營盡子虛也。邊外跳踉不敢問。貫索積寃不剖。豫徐冀兗間。往比奇民。擅管陳倉之貨。窺郡國短長。謂之通家。法不及及。乃反噬。取後礦稅一務。天下騷動。而京師士大夫佚遊自娛。日以問候往來。飲食應酬爲事。古所謂去國十年。風俗大變。競相宴樂。百職皆

廢者維其時矣。大約漢病宦官，唐病藩鎮，宋病西北，各藥其病，各救一時。萬曆無不病而全不見病，故病發而不可救，乃終日防易儲，請講學，無事自擾，吠聲不可了，何憂七歎。因神廟五十年積弛積弊也。後來乃以嚴察失之矣。重禁之下，必多頑民，上之所防，下所競赴也。崇禎之季是也。

張孚敬以議興獻典禮，遂得秉鈞，其心非其言，未嘗不是。所奏或問一種，近三千言，上下古今，足折羣議，未容易也。孝宗有武宗十七年，何謂無嗣無嗣者武宗也。古昔帝王如漢惠帝、唐中宗，無嗣者甚多，只合繼統，何須繼嗣。兄終弟及，歷代多有，必欲繼嗣孝宗，則抹却武宗矣。而可乎。予于濮王，則主韓歐二公之議于興王，則主孚敬之議，不忍失父子以得天下也。但以予設身處當日朝廷，則奏議之後，便繳敕誥，引身而退，死不受賞，以免千古迎合新主之嫌。以明大公至正而無私，且百疏力救，貶黜諸臣，彼自各

言史卷六
得其一耳。何可加罪。予每怪韓歐二公。不置呂
誨。范純仁。呂大防等。聽其罪貶。若孚敬之。因以
進位乘權。尤同狗竇矣。

太王寔始剪商。文王以服事殷而屬武。以大事
曹孟德。司馬仲達。皆不自帝而爲其子。謀何獨
不容于誅歟。偶讀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
入。因思伯夷。歸文而不事武。荀彧。事操而不從。
操亂所爭在親于其身否耳。君子不入有二義。
畏其妨已也。孔父是也。畏其與謀于已也。荀彧
是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它人不妨好學人便
不可。何也。民之望也。亂臣賊子忌之。若敵國。叔
之則角。翼卽君子不入之義。

張子謂伯淳優于正叔。其救世志切。其于今日
天下事。儘記得熟。記得事熟。何足差等。聖賢此
處亦須理會。范文正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
任料。亦老秀才耳。江陵張文忠弱冠讀書。承天
寺遇四方遠客至。輒問地方利病風土人物。後
來相業強半從此中得來。昇年三十日閱朝報。

手編入笥四十後。不復預聞天下事。自分無用耳。

胡康侯治春秋三十年。至六十有一始就。殆前知繼宋者。吾邑孫中丞穀。天啓辛酉。典試粵西。策議正統時遼左初動。遂見及後來事。崇禎癸未。辟寇濱陽。八月十八夜。泛舟。語予云。寇無足憂。七在外。其或繼周者。外也。明年寇果敗。遂爲順治元年。

希夷爲明逸卜筮。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累葉爲將帥。姪亦應地理耶。

陳協數進阮步兵酒。自是可人。阮舉協修九龍堰。果成功。阮亦不悞。如此賄賂授受。總不妨。

梁孟皇以八分體贖死。于魏太祖王維。鄭虔以畫貸死。

曹爽窟室。董卓公孫瓚高臺。一深一高。以逃死。皆不免。此等寔自求禍。而復思逃之晚矣。

陸機過王弼墓。與言玄。至言史。則弼不甚欣解。生前未辦此也。此卽未知生焉。知死耶。證。

霸產涇渭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得比
大川之禮山水亦有幸也

石勒追東海王越數十萬衆歛手受害尸積如
山劉裕一人追擊孫恩五百人每見兵敗如此
五百人總無一人回頭看耳

周桓王時有一湯扶風湯冢是也劉向言殷湯
無葬處杜預云在蒙縣薄伐城古帝王塚不可
考後人厝骨思爲久遠計愚矣

羗爲梁冀後魏爲李陵後每見小人盜賊或竄
或進者皆有後其種類原不殊也有北不受豺
虎不食小人殆有甚矣

堯陵北山甫墓南二冢間有伍員祠三人不同
類而會集一處天道地道何若

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
市文章欲歐伯武心神悲慟因問知爲兄常棣
是究竟是圖此處究圖不盡

鬻血訖馬爲蛟所取入水三日夜殺二蛟出雷
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蛟不如雷耶

建章宮階陛咸以玉爲之華林園南圃古井悉
珉玉爲之每憶秦漢宮闕山陵輒思近代日益
貧人主亦日益儉古今各不相及也宋元來何
見有神仙土木聲色事宋徽宗花石禽鳥明武
宗遊遨荒淫仍是三家村浪子耳

蕭相國買田必窮僻宅不治垣日後世毋爲勢
家所奪且問相國田宅至今姓蕭否不如且與
子孫受用現在何問過去未來

予購紙數十萬印瀨園集以療飢也而不售適
得窘一日閱宋史穆伯長老益貧家有唐本韓
柳集鏤版印數百帙入京終年不售嗚呼韓柳
異世且然何況予當世耶

羊叔子杜元凱皆有名心焉二子豈不自知其
不朽而患無名歟鄒湛附羊公空存一名姓何
益赤壁二客不列名何其嚴也二客亦不求列
名高甚矣

一瓦硯耳人以貽李賓七寶用之甫四年而役
劉胤墜毀之乃匣埋于京師韓昌黎銘之古人

以意輕重物無定質也。劉胤何緣亦列姓名。殆失體。至云用以試春官。登上第。尤可鄙。

胡康侯見中原淪沒。痛切于身。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地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此可爲我輩處亂世法。士君子性情當兼晉人宋儒學問。當具入世出世。孟珙靡事不爲。而掃地焚香著書談禪延客。蕭然若事外。可法也。

丁晉公談禪理。頗齊得喪。有遺世之致。今茶片茶散。大小龍團。皆始于丁。謂成于蔡襄。以下謂故遂爲病民一龍團耳。病民幾何哉。君子惡居下流。論人者亦須惡而知其美。宋初君子不全君子。小人亦不盡小人。

楊駿遺孫登布被。登截破于門。大呼曰。斫匕刺匕。旬日託疾詐死。孫氏兩布被。此比平津更佳。自古文史與書算卜筮諸家同科。故孔安國侍中掌唾壺。揚雄侍郎執戟。自馬遷死。宣帝以它官領修撰。而太史遂專占候。唐玄宗初置翰林院供奉。以文詞經學。下至醫卜伎術。脩游宴賦

詩後乃侵尊掌制誥有學士之名是故詩人文人官下僚應然也乃曰詩能窮人文人命薄不亦誣乎

衛宏注漢官儀云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
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自唐及宋皆以宰
相總監國史後人辦其誤云漢百官表丞相太
尉御史大夫位三公而丞相之上無官矣奉常
官屬乃有太史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大醫爲六
令丞司馬遷所云太史公者尊其父耳寔太史
令也宰相監修史人主觀史自是後世史職一
阨

秦得百二一人可當五十人也齊得十二一人
可當五人也皆从地險言之

建文帝臨難高舉垂老歸骸可爲亡國之主式
自天子至庶人素患難者並可式當時遁去四
十人洵哲人也君子不敢不愛其君亦不敢不
愛其身可以無死也方正學以身殉足矣何至
十族假使異姓革命當又何若予每不責臣子

以死惟不能死。又相之則雖敬仲玄成無足齒耳。

方正學離間燕王父子。正人說邪法也。秦檜議恢復。邪人說正法也。

紀妃孕泰陵時受厄于萬貴妃。六歲始令萬知。頗似漢宣明主出世不易如此。

議大禮。楊慎王元正等撼奉天門。大哭聲震闕。有何可哭。未知二百餘人果皆墮淚否。

萬曆諸臣終日爲易儲擾七。欺神廟寬柔以沽直耳。比怒劉光復時。何遂無一人譁解耶。

土木之變。衆正盈廷。乃以軍國大事。任闖振一手壞之。如英國公寺與死于敵。何不以死爭一。是而胥溺。乃爾耶。英宗北狩。百官群起。族誅王振。仍是天下有道。

明自弘治後。國家閒假矣。正德槃樂。萬曆怠敖。天啓亂主也。崇禎求治而得亂者也。不應卽亡。語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然。罪人者其亡也忽然。懷宗至死。罪人不罪已。哀哉。金陵夢七。乃合亡。

國之局後此則羣盜劫主。仿佛唐末昭宣。勿作
是昂觀。

張差挺擊身無寸鐵。一風癩止耳。無可深求。假
使真正逆謀。何得如此輕易。當時承平日久。門
禁踈濶。乃爾也。紅丸亦罪止。李可灼不應株連。
光宗戀七李選侍。李進忠等豈利于易主乎。移
宮亦婦人女子之常。熹宗頗不快于選侍。無漸
可防。三案皆君子激成之過。

楊爵被逮時。適飯麥蔬。卽與按臣同之。食畢卽

世也。慷慨亦示諸官校。以無有也。臨行不內

囊。可見家囊亦可知矣。君子持正有術。

亦人不識也。吾邑忠宣劉公。遇盜室中蕭然。盜
嗟異之。已見酒多。瓮公畫破瓮。以示無它。明日
客至。不得酒。告以故。客曰。何不留此。曰。此等適
有良知。不可令其醉也。其機警如此。

可。以乃爲王。搢眉旒。何况項文耀。信七子謙安
不。打絕語。曰。貞不絕俗。爲君子者。不可不知。

兵家皆以少克衆。不但兵不可多。將亦不可多。

正統已巳。知晉之敗。泌極將相之選矣。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作官。快事在敢爲非矣。

從昏飯牛至直半。何得直半飯牛。分明要路耳。吾將與爾適楚國。以楚恐齊也。齊人爲其所迫矣。奚適秦。咸欲適楚。兩飯牛人作怪。

子胥初見王僚。三日直語無複者。仍是蘇張本。事想其胥中。有許多材料。方成蓋世之氣。此人。有蘇張之智。洩治屈平之忠。

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曰。慎無赦其言也。善之時。乃爲此言乎。能惡人也。武侯與軍。赦不妄下。威克允濟也。內傳云。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比之多幸。國之不幸。故勝殘卽戎。皆善人本事。喜怒哀樂四字。集事動衆。用怒居多。

張說自岳州入朝。戎服見上。官并州兼脩國史。勅賫藁卽軍中。論譔。李衛公出將入相。書不去手。

秦檜三世領史職。許敬宗有孫代筆。

宋太宗自己至申，不釋卷，詔脩太平御覽一千卷，一日讀三卷餘，亦佳話也。

竇太后事黃老，景帝不得不讀老子，關令尹喜，疆令老子著書，不得已。著道德二經，

雷侯八難，左相十漸，條分混同，不及鼂賈治安

兵事，疏列清楚，便見文人本事。宋元後條陳愈

清。人臣皆由程朱注解起家耳。八比非細心莫

辦。予嘗謂唐宋詩文疵謬處，惜未由此出身。

漢時胡兵五當，漢兵一封，樞庫乃欲以百練易

一胡人首，或甚不逮耶，難矣。

一筆勾，何至一家哭，果一家便哭，何得不勾。富

公失言矣。

寇準王旦君子也，却有天書封禪之累，呂夷簡

亦非小人，却廢郭后，侵富公，夷簡以壯使，富

公却得人，不悞國事。

楊雄載酒問奇者，劉歆子棻，唐人云淮王載酒

過，則莽百季前矣。焦氏筆乘云：雄作甘泉賦，夢

腸出，収而納之，明日遂卒。劇秦美新者，谷子雲

也。郭天門與予書云：西漢無子雲，存一疑案。子瞻云：張湯宜無後，可也。楊雄宜有後，雄何功德耶？雄受千古惡名，而文學足稱，亦非無實盜名者。

薛周季未七十致仕，子瞻贈以詩，此何足錄。坡公一生坎廩，不能丟手，正坐此愚。

王陽九折阪回車，後元帝徵之，季老病卒于道，不知長安道徑是九折阪耳。

范文正作秀才時，無一事不理會過，胡康侯當

世亂後，無一物足嬰其心，某平生脗合此二語。庚戌元日，書此揭屏，忽憶二公壽止六十四，予季適然，咲而去之。書此以誌吾愚。

祿山宴凝碧池，梨園樂工皆泣，雷海清擲樂器于地見殺。又明皇所教舞象，皆怒目不動。祿山盡殺之，王維鄭虔自不爲此。

董卓徵申屠蟠等十數人，獨蟠不屈，竟無害。壽終，梁冀三辟周勰，竟不屈，亂賊何嘗逼人，人自褻裳耳。

宋恭姬季六十矣。計娶居二十四季，猶以傅姆不俱，宵不下堂，爲嫌。時因文姜之辱，力矯之耳。頃吳中有一名士，陷于賊，吳人矯之，皆爲頑民義士矣。吳中各流，初因此人成文名，後復鑒此人成義名。此人亦有功于吳也。

稷下七十六人，史稱千人，何也？越君子六千人，君子多乎哉？齊姦人六萬，亦不應許多。漢末天下名士以萬計，名士卽姦人也。虞書彰厥有常，吉哉。周書克用常人，其惟吉士，則非常人，卽凶人也。常人卽論語有恒。

春秋所稱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孟子則楚莊、宋襄、秦穆也。夏商亦有霸矣。論語無此字。

古三十日壯有室，老無妻曰鰥。舜季未三十，曰有鰥在下矣。二十而冠，天子諸侯則十五而冠，以娶必先冠，亟于備貳也。魯莊公三十六歲，卽位二十四季，而未娶，亦足紀異。時制于文姜，必娶母家，而齊女待季未及耳。

人之慧與黠者皆不自食其力而食于人。周末以學，尼山三千是也。不知何以得爲令宰，戰國以客。若四公子各三千，田氏任俠六萬，稷下千人，溯游思之，則齊桓游士八十，勾踐君子六千。從來久矣。漢則郡縣吏及賢良方正等科，魏晉爲九品中正，自隋至今，用科舉而盡天下皆爲諸生。合計天下廩增可八萬，附學可百萬矣。頃乃大減原額，文生裁一二萬，天下大縣有童子應試多至二三十萬者，額取十五人，何以爲士。子地亦惟德行文學政事言語有儒者風，筆耕舌耕待聘待徵，祿在其中，正未可量耳。石田亦各有秋，德行文學之士取給于天，不給于人也。然原額不久自復，庚戌春與諸姪孫語。人生輒軻寂落，命也有性焉。蓋德性學問，于是徵矣。或竟以是終，或用晦而明，語曰福善禍淫。要知君子亦素患難，非皆自作之孽也。不疚則無人不得引咎，則內力益深，茹苦耐久，凡皆爲其難者耳。偶錄于左，俾君子知所處焉。高士傳

皆錄其安且吉壽而康者。予乃摘其坎廩无妄者。維時岩棲二十餘季。借以自况云。戊申。

文王姜里七季。諸侯皆從之囚。○唐中宗在房州。一十五季。○明朝裕陵北狩一季。南城七季。共失位八季。○建庶人幽大內。五十四季。○晉公子出亡十九季。○范蠡浮江湖十九季。○伍員至吳退而耕野。五季。○列子居鄭圃。四十季。無識者。○魯仲連辭平原君去。二十餘季。不復見。○屈平被放。九季不復。○蘇武杖節十九季。

○杜根爲酒家保。十五季。○韓伯休賣藥長安市。三十餘季。已入霸陵山。又十季。○周總竄隱杜門絕人事。門巷荆棘。十餘季。○何休廢錮十七季。注春秋孝經論語。○夏馥剪鬚易形。入林慮山中。積傭三季。○袁閔土室十八季。○蔡邕亡命江海。十二季。○趙岐逃難四方。賣餅北海市中。數季。藏孫嵩複壁中。又數季。共九季。○管寧坐木榻五十五季。未嘗箕踞。○楊彪稱腳躄。不復行。十季。○范太宰粲寢所乘車。不言不履。

地者三十六季。○鄠文西園七季，未嘗出入。○陶弘景隱句曲山，四十季。○顏延之屏居不預人事，七季。○房琯少好學，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季。○陸贄貶忠州，十季。注方書五十卷。○柳宗元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凡十五季。卒，季四十七。妻蚤死，子四歲時，元和十四季，韓愈以是季貶潮州刺史，四季還京。○呂蒙正為父所逐，居僧岩龕，九季登第。○司馬光論新法，居洛十五季。○蘇軾自惠州徙

昌化七季，始徙內郡。○蘇轍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不與人接，終日默坐者十季。○王定國坐東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季，面如紅玉。○呂祖儉安置韶州，讀書賣藥，草履徒步，其文為大愚集，遇赦，量移高安三季，卒。○劉安世為章惇投荒七季，蔡京相復連謫七次，卒，季七十八。○陳瓘謫台州五季。○鄒浩竄昭州五季。○張九成謫居十四季，庭磚雙跌。○趙鼎安置潮州五季，杜門謝客，不談時事，復移吉陽軍三季，子汾

侍行○韓世忠解兵謝客遊西湖十餘季○李
嗣山中絕世四十季○張綱以檜致仕卧家二
十餘季○劉子翬隱武夷山中十七季○辛次
膺爲檜流落二十季○林大中爲侂冑屏居十
二季○魏了翁謫靖州築崔山書院杜門六季
著五經要畧○郝經拘于宋十六季撰修續漢
書○洪皓在金十五季歸貶英州九季○文天
祥土窟中三季一云在燕坐卧一小樓足不履
地三季○謝枋得變姓名入山麻衣躡屨已又
賣卜建陽市屢薦辟入京不食死凡十五季○
夏原吉諫文皇壯征繫內官監籍其家三季○
黃淮同楊溥獄中十季○岳正逮獄拷掠楛謫
肅州六季○劉大夏戍甘肅二季○王守仁龍
場驛三季○楊爵在獄七季○楊慎戍滇南三
十六季受蜀聘修志又修雲南志○舒芬甫通
籍卽諫南巡已復議大禮杖竄不次者十季○
沈束獄中十八季○王世貞居喪三季始茹葷
御室十季始具衣冠預燕會

予乙亥冬坐郊外菴百日戊子休夏竒峯山
頂二百日皆止十餘步頗有建陽西山意三
十季來閉關每以歲計矣學者雖履安吉須
懷苦致因意古聖賢事錄于右其歲月不可
考者未錄漏遺自多明季無信史故闕



